

# 邯郸之战 大国的热血和觉醒(下)

## ——《春申君传奇》⑨

沈国冰

六年，秦围邯郸，赵告急楚，楚遣将军景阳救赵。七年，至新中，秦兵去。

——《史记·楚世家》

秦围邯郸，赵国向楚国求救，同时向魏国求救。

向楚国求救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平原君赵胜和春申君黄歇交厚。

向魏国求救，除了平原君赵胜和魏信陵君魏无忌交厚，信陵君还是平原君的亲妹夫，还有就是赵、魏同属三晋，同根源出，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盟国。

楚国已经出兵，黄歇率领的八万楚军正在昼夜疾进邯郸。

但是，是晋鄙率领的十万魏军，却驻屯不前。

### 1.侯羸之计

平原君赵胜给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写了一封十万火急的求救信。

精锐骑士冒死突出邯郸重围，把这封信送到了大梁信陵君的手里。

“我之所以主动把妹妹嫁给公子，是因为公子品德高尚、富有正义，总是能急人之困。”平原君赵胜在信中写道，“现在邯郸危在旦夕，可是晋鄙将军所率十万魏军援军却观望不前，这难道就是我平生相托的本意吗？”

接到平原君赵胜的十万火急求救信，信陵君数次请求魏安釐王下令晋鄙进兵救赵，但是魏安釐王都不同意。

因为，秦昭襄王早就派出使者，明确通告魏安釐王：如果魏国敢出兵救赵，秦军攻下邯郸后，即攻击魏国。

魏安釐王最大的顾虑，还是来自秦国。

信陵君说：“我不能辜负平原君，因而背负上见死不救的不义之名。”

既然说服不了魏安釐王，也搬不动晋鄙之兵，信陵君决定只身奔赴邯郸，和平原君一起赴死。

信陵君带领百余部战车，一千余名门客，出发了。

经过大梁夷门（东门），信陵君与侯羸辞别。

侯羸说：“公子好自为之，我年纪大了，不能与公子同行，公子不要责怪。”

信陵君一直看着侯羸，但是侯羸再也不说话。

信陵君心里很不高兴，继续出发。

离开大梁，前行大约十余里，信陵君越想越觉得侯羸的举动实在令人费解。

信陵君和侯羸是忘年之交，信陵君从不嫌弃侯羸地位低下且年老，对侯羸极尽尊崇之礼。

侯羸明知信陵君此去邯郸，不仅救不了邯郸，可能连自己的性命都得搭进去。可是侯羸不仅不加以劝阻，而且那么冷漠淡定。

如此反常，必有隐情。

想到这里，信陵君让车队原地待命，他自己独自引车返回。

果然，侯羸正站在夷门口等待着信陵君。

“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。所以，我一直在这里等着公子。”侯羸笑着说，“公子养门客数十年，这些门客不仅不能为公子出谋划策，反而和公子一起去邯郸白白送死，如同拿肉喂食饿虎，公子要这些门客有什么用呢？”

信陵君说：“我也知道这样去邯郸，是作无谓的牺牲，但我与平原君交厚，既然我无法救赵国，我也不愿意独自苟活。先生可有什么好的办法呢？”

侯羸说：“我有一计，公子只要愿意依计而行，保证能夺得晋鄙之军。公子可率晋鄙之军前往救赵，此五霸之功！”

### 2.窃符救赵

如姬是魏安釐王的一个宠妃。

如姬的父亲，不知何故被人杀害。

如姬多次哭着哀求魏安釐王，帮她找到杀父仇人，她要报杀父之仇。

魏安釐王可能奔忙于政务，也可能没有把如姬的哀求放在心上。

三年了，如姬都没有找到杀父仇人。

信陵君无意间听说了如姬寻找杀父仇人的事情，他决定帮助如姬了却悬于心间三年未决的这块心病。

信陵君花费重金，派门客遍访大梁，终于找到了杀害如姬父亲的那个仇人。

信陵君门客斩下如姬杀父仇人的头，献给如姬。

如姬感动得泪如雨下，在信陵君面前长跪不起，发誓说：“今君报如姬杀父之仇，如姬无以回报。如有一日，公子有难，如姬愿为公子舍身赴死！”

当时，秦军围困邯郸近两年，列国为之一侧目。

赵孝成王多次派遣使者，向魏安釐王求救。

赵、魏原本同根源出，魏安釐王既不想得罪赵孝成王，更不敢惹怒秦昭襄王。

于是，魏安釐王以晋鄙为大将，率领十万精锐魏军，屯驻于魏、赵边境，观望不前，这样既不得罪赵孝成王，也不惹怒秦昭襄王。

魏安釐王将晋鄙大军的兵符一分为二，一半由晋鄙所持，另一半由魏安釐王本人持有。

魏安釐王有诏令，只有兵符合二合一，才能调动晋鄙大军。

魏安釐王所持有的半兵符，秘密存放于寝宫卧室，只有如姬有机会接近。

信陵君请求如姬把魏安釐王的兵符偷出来，也深知此事的风险极大，非常一般，涉及如姬身家性命。

但是，如姬却毫不犹豫地告诉信陵

君：“公子有命，即便让如姬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辞。这又有何可推辞的呢！”

一天晚上，魏安釐王夜宴喝醉了，如姬趁魏安釐王酣睡之际，偷偷拿出兵符，交给了信陵君。

信陵君持魏安釐王兵符，和朱亥一起，前往晋鄙军营。

晋鄙的警惕性很高。他见信陵君只身前来，虽然持有魏王兵符，但毕竟十万魏军精锐，魏安釐王怎么连一封书信都没有呢？晋鄙心中充满了怀疑。

合符无误之后，晋鄙却并不交付兵权。

信陵君问晋鄙，为何不交兵权。

晋鄙直言，准备向魏安釐王禀报之后，再向信陵君交付兵权。

朱亥一怒之下，锤杀晋鄙。

信陵君夺得晋鄙之军。

### 3.会师邯郸

信陵君率领十万魏军，在夜色中开拔。

信陵君望着北方的星空，想起平原君赵胜信中所言：“邯郸城的每一块砖，都浸着赵人的血；每一片瓦，都刻着赵人的骨。”

此刻他手中的兵符，不再是魏王的权威，而是邯郸百姓的生魂。

邯郸城外的洹水滩，黎明前的黑暗最浓。

春申君率领的楚军列阵，戈矛如林，“楚”字大旗在夜风中猎猎作响。

信陵君率领的魏军骑兵整装待发，马蹄踏碎薄冰，发出细碎的脆响。

“报！秦军粮道已断！”探马的声音里带着兴奋。

春申君望向对岸，只见火光起处，赵军的“赵”字军旗在城头飘扬。

他忽然听见身后传来骚动，回头望去，只见楚国的军卒们放下自己的干粮袋，递给赵国的伤兵——这些粮食，本是他们留着归途用的。

“将军，该击鼓了。”大将景阳按住剑柄。

春申君黄歇点头，忽然看见北方天际泛起鱼肚白，那是即将破晓的征兆。他拔剑出鞘，剑身映出他的染霜的鬓发。

战鼓声响彻洹水两岸。

楚军的弩箭如暴雨般扑向秦军壁垒，信陵君的铁骑从东侧突入，马蹄践踏处，秦军的鹿角阵土崩瓦解。

春申君的战车碾过秦军的拒马，忽然看见前方信陵君正与秦将王龁交锋，朱亥的铁锤上下翻飞，竟将秦军的青铜大戟砸断。

春申君的战车碾过秦军的拒马，忽然看见